

「凤鸣九竇之傾心計」



木子西 著

宿命皇后

殤宮



SHANG
GONG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宿命皇后。_下

木子西 著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第十二章	步步惊心	283
第十三章	立后之争	308
第十四章	凤临天下	337
第十五章	暗箭难防	360
第十六章	落人圈套	391
第十七章	宫杀	422
第十八章	东窗事发	452
第十九章	情难自禁	478
第二十章	决绝	504
第二十一章	成全	528
第二十二章	后记一（莫言篇）	540
第二十三章	后记二（木莲篇）	543



第十二章 步步惊心



我歪在楠木椅上小口吃着彩衣刚端进来的冰镇雪梨，看着睿儿的可爱模样直发笑。

小安子掀了帘子，进来禀道：“主子，孙常在过来了。”

我转头看看窗外火辣辣的骄阳，眉头轻蹙：“这么大热天的，怎么顶着骄阳就过来了，也不怕中了暑？”

小安子回道：“孙常在是在昨儿傍晚搬回永和宫的，估摸着昨儿太晚了也就没过来，今儿一早就过来了，主子还未起身，奴才便让她先回去了。方才又来了一次，不巧，皇上在主子屋里，孙常在一听，便告辞回去了，这不，主子刚起身，她又过来了。”

“如此，你带她进来吧。”我扔下吃了半块的雪梨，取了丝帕擦了擦手，吩咐道。

珠帘响动，孙常在一进来便跪了拜道：“嫔妾拜见德妃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妹妹快起来吧。”我柔声笑道，“这大热的天，你有心了，仔细着别中暑了。”

孙常在规矩谢了恩，这才上前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彩衣奉上新削好切成小块镇在冰渣上的仙桃。我笑道：“妹妹快先用些，降降暑气吧。”

孙常在推托不过，这才伸出纤纤玉指，取了一小块，送至口中轻咬了一小口。我见她吃得挺喜人的，也便推开雪梨，取了一小块桃放在口中，脆而轻滑，甜而不腻，是我喜欢的味道，紧着又吃了两口。

孙常在用完那小块桃，起身走到中间，规矩跪了道：“嫔妾今日前来，是特来谢娘娘救命之恩的！”



说着端正磕了个头，从袖中取出一小锦盒，恭敬道：“娘娘救命之恩，婢妾无以回报，日后但有娘娘用得着的地方，婢妾愿供驱使！这块上古暖玉是婢妾入宫的陪嫁之物，虽不是什么稀罕物儿，但总是婢妾的一片心意，还望娘娘不弃！”

我忙示意小安子上前接了锦盒，放置一旁，含笑柔声道：“妹妹若能时常有今日的恭敬柔顺，也不至于……”我顿了一下，又道：“妹妹快起来吧，如今你没事，本宫总算不负将军所托，也就放心了。”

“谢娘娘。”孙常在谢了恩，起身端正坐了，回道：“以前妹妹不懂事，惹了祸事，给娘娘添麻烦，让娘娘费心了。”

我点点头，缓声道：“妹妹能有如今的感悟，本宫也就放心了。这宫里头不比家里，不能由着性子来，妹妹可要处处小心些才是。”

“谢娘娘教诲！”孙美金进了圈儿冷宫，想来也吃了不少苦，学乖了不少，出来以后越发地低调起来，往日的孤傲冷漠少了许多，青春的脸上多了几丝无奈。

我心中无声地叹了口气，后宫这个大染缸迟早也是会改变她的，只是改变的多与少罢了。又说了会子话，我便打发了她回去。

转头看看，日已偏西，一天又要过去了，玲珑带了睿儿回去。我想想，也在屋子里闷了一天了，起身唤了小安子，到园子里去散步。

一路只拣了僻静的地儿走，一边同小安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也就没去在意走到哪儿了。

“主子，这孙常在也学得挺快的，不过进了趟冷宫，可规矩多了。”小安子跟在我身旁，小声道，“那日在冷宫容婕妤要她跪，她死活都不跪，今几个我瞧她跪得倒挺规矩的。”

“跪是跪了，可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咱们谁也不知道。”我慢慢地朝林间小径走了过去，“本宫救她的初衷只是因着威远将军那边罢了，至于她如何，且看看再说吧。”

“是，到底主子谨慎些，这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还是谨慎些的好。”

“你替我多留意着吧，若真是好，提携提携她倒也无妨。”我随意说着，穿过小树林，却见前面隐约可见青瓦红墙，我奇怪道，“小安子，前面是什么地儿？”

“回主子，前面是斜芳殿宫了。”小安子顺着我所指看了看，才回道，“这斜芳殿本是一宫，不过里面住的都是一些不受宠的低级妃嫔，甚至连一个宫主都没有，所以才称为斜芳殿了。”

“斜芳殿？”我抓住脑中一闪而过的灵光，问道，“小安子，我记着你禀过，原来皇上跟前的木莲也是住在这里的吧？”

“是的，主子。”小安子沉思了一下，仿若想起什么似的，回道，“奴才还听人禀过，皇后去了后，太医诊出木莲已怀有身孕了，只是……她不过是个奴才，又没名没分

的，这才被送来了斜芳殿。算一算时间，那孩子也应该已经生下来了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愣了一下，皇后去了后我便忙碌着，也没顾得上她，如今连孩子都生了，都到跟前了，还是去看看吧。

“小安子，进去看看她吧，说起来，她也是个可怜人。”我示意小安子领了路朝斜芳殿而去。

踏入斜芳殿后，小安子问了一下管事的太监，才知道了木莲的居室。到底住进来时，她怀着皇上的骨肉，这才稍稍被特殊照顾了一下，没有和其他人混居在一起，好歹有了属于自己的院子。

走进院子里，我让小安子进去通报一声，而自己就随处打量了一番，眼前的凄凉让我叹息连连。

我一直认为除了冷宫外，刚入宫时极不受宠的我原来住的樱雨殿已是够冷清的了，却想不到即使是那最惨淡的时候也根本无法和这里相比，至少我记得那时每日都有人来给我打扫庭院，不想在这里，花丛之中的杂草甚至超过了花，一看就知道已经许久都没有人来打理过了。

“奴婢……给德妃娘娘请安。”温婉却又带着一丝拘谨的婉转声音自我身后响起。

是她！我猛地转身看去，门口阶下见到了一抹和我印象中一样娇弱的身影，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即便是产下龙胎的她时至今日仍然自称做“奴婢”二字，过了片刻后，我才反应过来，想起她仍跪在地上。

“起来吧，莲妹妹。”我上前伸手准备扶她起身。

“是。”她欠了欠身应诺着缓缓站了起来，微微朝后躲闪过我伸出的手，眉头轻蹙，小心翼翼地看着我，而紧紧拧着帕子的手泄露了她此刻紧张的心情。

借着院中微明的光线，我细细打量着如今的她，淡淡的柳眉，朦胧湿润的双眸，精致的瓜子脸配着晶莹剔透的雪白肌肤，面容上淡淡的哀愁就着她那纤纤羸弱的身姿使得她整个人显得愈发的婀娜。

平心而论，木莲真的是很美，不过这种美却显得有些空洞无力，小安子说得没错，她这般战战兢兢的样子在皇上面前是掀不起什么大浪的，无德无才的脑子，时间一长便会让男人枯燥无味。

我斜斜地望过去，今日我才发现她的美不在这张脸蛋，而在于她骨子中透出的那股娇弱女儿态，任男人再刚强也定会屈服在这般的绕指柔之下，只是，这般娇态怕是还无人发觉吧。

不过如今木莲的身子好像虚了点儿，脸色也不是很好，再加上我无声的注视更是让她束手无策，神情紧张，满头冷汗，方才站了一会儿她竟然有些晕眩了，身子也有些晃动起来。





“当心！”我惊呼了一声，一旁的小安子上前及时扶住了她，她美丽的眼眸紧紧闭着，额上不断冒出细微的小汗珠，沿着两鬓滚落而下。

我朝小安子使了个眼色，他立刻会意地点了点头，和我一起一左一右扶了她一步步走入屋内。

进了房，我才发现里面竟然没有半个下人在伺候，便和小安子先扶她到炕上躺下，吩咐道：“小安子，快去倒杯水来。”

“主子，您要的水。”小安子向来是个办事利索之人，不一时便倒来了水。

我接过小安子递过来的茶杯，用手指轻轻蘸了些水，对着她的脸轻轻弹了几下。

她蹙了蹙眉后才渐渐醒来，口中喃喃道：“唔……梅香，我这是怎么了……”嚅唛了一声缓缓张开眼，惊觉在身边的人是我而不是她的宫女在照顾她，慌得立刻就要从炕上起身，口中连连道：“奴婢，奴婢该死！娘娘恕罪，奴婢怎么就……”

“木莲，你不要怕，没事的，你不舒服，我照顾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将她重新按回炕上，拉起她的手轻轻拍着，安抚着她，却发现她的手在这五六月的天气里竟是一片冰凉。

“真的没关系吗？不会麻烦到娘娘吗？”她局促不安地看着我，又问了我一遍。

时光仿佛回到我去储秀宫前去御书房见她的时光，那样的谨慎小心，那样的柔情似水。

“真的没关系的，你不要紧张，真的没事。”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真诚地看着她，轻声细语道，但我仍然从她眼中看出了一丝慌乱。

“你……你这些日子过得好吗？”决定要来的路上我便一直想着见到她之后要说什么，怎样向她表示我的歉意，想不到到头来说出口的还是只有这么一句。

她闻言，却是一震，略略低下了头，颤抖着有些发白的嘴唇，半晌，才细声说道：“奴婢，奴婢还好……只是……只是……苦了孩子。”

“孩子？”我一愣，追问道，“孩子怎么啦？”

她一听，眼泪簌簌而下，过了好一会子，才哽咽道：“都怪奴婢没用，身子骨不好，还不到九个月就早产了，生产后又没奶喂养，只能……只能每天让梅香带了去奶子府守着，待有剩余的喂上一口。那些人都说……都说孩子……怕是活不长了……”

她的话霎时搅乱了我平静的心湖，同为母亲，她那一脸的哀伤引发了我的无限感慨，对她也不由得生出几分同情。

木莲伤心地哭着，见我没有回应，慢慢地抬头看着我，突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瞪大了眼睛，带泪的脸上露出一抹惊慌，激动地支起身子，一把拉住我的手，说话的声音都带着颤抖：“娘娘，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不是有意的，奴婢真的是忘了浚阳公主她……奴婢该死！”

我起初并没有想到浔阳头上，只是奇怪她为何突然这般慌张，这下子才想起来浔阳也是生了后没几个月就去了的，她如今这样一说，怕是担心触到我的痛处吧。

我心中一紧，如针扎般扩散开去，直至四肢百骸，是啊，我的浔阳……如今的她只怕也是每日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吧？

我经历过那样的痛楚，同为女人，同为孩子的母亲，我又怎么忍心这样一个娇娇弱弱的女人再遭受那般的痛苦呢？

“没有，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既然也知道浔阳之事，就该清楚我能理解你日夜担心的心情，这样的我又怎么会怪你呢？”我拍拍她的手安抚道，她见我这么坦然，这才轻轻舒了口气，慢慢地平静下来。

“木莲，当初的事，你……你后悔过吗？往后的日子，你有什么打算？”我知道我这么问有些残忍，但我真的想知道她心中的想法，想知道我这个始作俑者一手导演的那场悲剧中的另一个受害者的感受。

木莲的目光黯然下来，叹了口气道：“没什么打算，奴才的日子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么过的，如今有了孩子，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好好抚养她长大的。至于当初……”

她说到这里却又顿住了，我有些心疼地问了声：“你怪过我，恨过……”

我的话还没有问完，就因为她眼中瞬间涌出的一滴滴滚落而下的泪水而止住了，的确，当初那般残忍地对待她，如今又来问这些，实在是有些假惺惺。

“当初的事，奴婢不后悔，娘娘对奴婢承诺过的事确实都做到了。奴婢的父亲在殿前侍卫营里有了份管事的体面差事，奴婢的娘和弟弟妹妹们也在街口开了个杂货店，全家人衣食无忧，不用再为钱财烦恼。每每想起这些，奴婢就觉得值得，一切都值得。只是，只是苦了孩子……”

看着柔弱的木莲，我心中怜惜万分，是我，是我用这样的交换条件同她做交易，害苦了她的一生。也许，在她的心目中只是感叹着自己的命不好，偏生遇上皇后殡天这等事，心中对我还是万分感激的。

我不敢想象，如若她知道了真相，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定然是对我恨之人骨的吧？

面对这样一个善良柔弱的木莲，心中涌上的是深深的愧疚，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总想做什么来补偿她，至少让她能脱离现在的生活，毕竟，她也是因为我才卷入了那场精心的算计和不幸的命运之中的人，严格说起来，其实她才是最无辜的人。

在她那样满怀欣喜，初沐圣宠时，就一下子从天堂被打入了地狱，被标上不祥的女人的标签，更因着她怀孕的时日正是王皇后殡天前后，宫中又有些风言风语的，太后便一旨懿旨将她送到了这斜芳殿来，开始了这孤苦无依、百无聊赖的枯燥生活。

“木莲，要不……我找个机会跟皇上说说，兴许能接……”虽说这场交易中她的家人得到了稳定的生活，可是……竟要这般牺牲她的一生么？

我看着歪在床上虚弱的木莲，严格说起来她还不过是个孩子呀，过早地接触到这深宫的残酷，让她原本纯真灿烂的面容上多了几分沉默，眼中更是多了许多忧愁。

“不！”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打断了我，那娇弱的脸上，神情却是无比的坚决，“奴婢卑贱的出身无论怎样都是注定了要低贱一生了，娘娘这般帮了我，又能怎样？圣宠么？不过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即使得到了也会很快失去。奴婢已经闹过一次笑话了，就永远不要闹第二次。娘娘，请您为奴婢保留这最后一丝尊严！”

事到如今，我听她如此一说，张了几次嘴，却终是再也吐不出半个字来，发不出半点声音来。这都是命，是这深宫之中的女人不可避免的悲剧之一，难得木莲年纪轻轻便能看得如此明白。

我面对自己一手导演的悲剧却无能为力，心中一片凄凉，鼻子一酸，眼泪滚落而出。

“娘娘，不可！您如今身子重，不可随意掉眼泪，对孩子可不好！”木莲见我掉泪，忙伸手替我擦去，讷讷道，“娘娘这又是何必，奴婢从来没有怪过娘娘，怪只怪奴婢贪图富贵，娘娘答应过奴婢的事，都做到了，奴婢已经很感激娘娘了。”

我拍拍她的手，哽咽道：“木莲，是我害了你，若不是怕失了圣宠，我也不会让你去皇上身边了，都是我不好。如今说这些为时已晚，不过……你不为自己着想，总得为你的孩子着想啊，你这般没名没分的，将来孩子怎么办？”

木莲一听，漠然地低了头，抹着眼泪。

“如今的情形，我能帮你的实在不多。不过，我会让奶子府专门派个奶妈每天过来给孩子喂奶，让内务府多派一个人过来伺候你。看看你如今的身子，得好好调养才行。”我取了手帕揩了揩眼角的泪水，诚恳地说道。

木莲见我仍如当初那般温和有礼，也逐渐平静了下来，没有先前那么生分了，听我如此一说，眼泪掉得更厉害了，连连道：“谢谢娘娘，谢谢娘娘！”

“行了，你也才生产没多久，别只顾着掉眼泪了，好生将养着。”我取了丝帕递与她，她哽咽着点点头，接了丝帕小心擦着眼泪。

就在这时，一个宫女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见到我在这里，很是惊讶，忙上前跪了：

“德妃娘娘，您怎么来了？奴婢给娘娘请安！”

“你叫梅香是吗？你怎么可以把主子一个人扔在这里呢？”我有些不满地看着这个慌慌张张闯进来的宫女，语气也跟着重了些。

梅香还未说话，歪在床上的木莲却惊恐地失声问道：“梅香，孩子呢？”

梅香听了我的呵斥，立时红了眼圈，又听木莲惊慌的问话，见她激动的神情，轻声道：“娘娘恕罪！”说着又朝木莲道：“主子不用担心，小公主在奶子府喝奶呢。奶娘们都很疼爱她，奴婢挂心着您的身子，便请奶娘们帮奴婢带着，奴婢去药房拿药去了。”

我听她如此一说，又注意到她手上拿几包药，转过头看看木莲白得有些透明的肤色，

这才意识到木莲不是身子虚，而是真的病了。

我无声地叹了口气，轻声道：“梅香，你家主子病了，你怎么不去请太医？去拿什么药？”

梅香听我如此一说，刚稍稍平静了些的神情又委屈起来，眼泪含在眼眶中，哽咽道：“回娘娘，奴婢不敢，奴婢一早就去请过很多次了，可太医院的太医们谁都不愿来，奴婢没有法子，就去求药房的管事，还是南御医看奴婢可怜，才时常给奴婢些药回来煎给主子喝。”

我转头看着木莲，心疼万分：“你病多久了？哪里不舒服，要不要紧？”

“没事，娘娘不必担心，一点点风寒，气喘而已。”木莲虚弱地笑着宽慰我。

我半信半疑间，跪在地上的梅香却突然哭了出来：“德妃娘娘，主子，主子实在是太傻了，怀着身孕的时候便天天守在门口盼，天天盼，日日盼，才到八个多月，九个月不到就早产了，只盼皇上来看一眼孩子，却始终都盼不到，等不到。”

“你……这又是何苦呢？你明知道……明知道……”看着眼前一脸苍白的木莲，我想骂她傻，想骂她蠢，想骂醒她，却在见到她眼中对那段过去的追忆时将到嘴边的话都吞回了肚子。

那段时光怕是她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吧！有回忆，有梦想，有祈盼或者也是一种幸福吧！

浑浑噩噩地回到樱雨殿中，我陷入了一片茫然中。有人轻声上前，立于我跟前，勾起我的下颚，轻声问道：“言言，你怎么啦？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发呆？”

我立时醒悟过来，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开始端坐在窗前椅子上对着窗外一片漆黑，转头望着那一片明黄：“皇上，您来了。”

皇上上前扶了我移步至贵妃榻上，柔声问道：“言言，你在想什么？”

“皇上，你还记不记得……”我不由得脱口而出，转念一想，蓦然住了口。

“记得什么？”皇上追问道。

“没，没什么……”我喃喃道，“臣妾只是想起了以前的事。”

“哦？想起什么事了？”

我沉默了一下，一言不发地伸手抱住了他，紧紧扯住他的衣服，将头埋进他的肩窝处，颤抖的身子昭示着我心中的不安，低声呢喃道：“肃郎，肃郎，你可不要忘了臣妾……”

“傻瓜！”皇上愣了一下，随即轻拍我的背，低声哄道，“朕怎么可能忘了你呢？放心吧，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

我低声呢喃着自己也听不懂的语句，窝在他怀中沉沉睡去。

次日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彩衣伺候我起身，正用着甜品，小安子掀了帘子进来禀



道：“主子，皇上今儿早上突然下了旨意，晋斜芳殿的木莲为莲常在，莲常在所出之女赐名海雅，赐居月华宫樱霞殿！”

“什么？！”我大吃一惊，这……这是……皇上怎么突然就记起这么个木莲来了？昨儿个我刚好才去看过她，难道……

我脊背一片冷凉，不知是该感激圣恩荣宠，还是该暗自庆幸自己并未有半分差错。

“主子，莲常在求见！”门口传来小碌子的通传声。

“请她进来吧。”我示意小安子立于一旁，柔声朝门口道。

话刚落音，珠帘响动，那抹柔弱的身影随即入了屋中，上前几步，端正跪拜道：“奴婢给德妃娘娘请安。”

我一听，笑了：“妹妹快起来吧。”

木莲谢了恩，这才起身立在跟前。我招手示意她上前来，拉了她同坐炕上，满脸含笑，柔声道：“恭喜妹妹了。”

木莲挣开我的手，起身端正跪在跟前，磕头道：“奴婢谢娘娘恩典，娘娘的大恩大德奴婢铭记在心，做牛做马报答娘娘的恩典！”

“好啦，好啦！”我忙微微倾身上前拉了她起来，拉着她的手，轻拍道：“如今你我同侍君前，这些个虚礼就免了吧。妹妹往后可别张口闭口就称奴婢了。”

木莲苍白的脸上竟浮出两朵红云，微低着头，轻轻地点了点头。

“刚过来吧？”

“嗯。”她用力地点着头，“奴婢……”她见我挑起了眉头，顿了一下，忙改口道：

“臣妾一接了旨，就跟曲公公过来了，一进宫门听说娘娘已经起身了，便先赶了过来。”

我笑着点点头，柔声道：“成了，今儿个够你忙的了，就先回去吧。我会安排人替你打点的，晚些时候我再命人传太医过来给你瞧瞧，你和海雅的身子都要好好调养调养。这会子内务府的管事恐怕领了人们和奶娘过来给你挑了，别让别人候久了，不明理的人还只当你晋了位，做了主子，架子就大了呢，快回去吧。”

“嗯。”木莲犹豫了一下，才起身朝我福了一福，“娘娘，臣妾先行告退！”

“快去吧。”我挥了挥手，含笑示意她快些回去，吩咐道：“彩衣，秋霜呢？叫她过去帮帮忙，看看莲常在差些什么，快些补上。”

“是，主子。”彩衣答应着，随莲常在出去了。

“小安子，你不觉得今儿这事儿也太巧合了？”我收了笑容，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昨儿个陪着主子的也就奴才一人，这主子昨儿个刚去看过莲常在，皇上今儿个就晋了她的位，赐了小公主的名……”小安子摇了摇头，语气肯定地说道，“依奴才看，这绝对不会是巧合。”

“你是说有人……”我拖长了声音，疑惑道。

“也不可能，奴才一直很是谨慎的，昨几个主子出去走的都是僻静的地儿，奴才一路留意，并未发现有人跟着。”小安子沉吟了一下，又道，“主子先莫惊慌，奴才这就想办法打听打听，看看卫公公那边有无风声。”

我点点头，道：“也好，你快去快回，可得小心些。”

刚用过午膳，小安子回来了。不待他上前行礼，我忙追问道：“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小安子恭敬回道：“主子切莫着急，奴才打听清楚了。今儿上朝时，皇上亲自吩咐小玄子去办的，让奴才们仔细打听娘娘昨几个的行踪。小玄子七拼八凑才打探出主子昨几个往斜芳殿而去了，皇上一下朝便追问着，小玄子来不及传话过来，只得如实禀了。”

我见小安子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样子，朝他指了指桌上的茶杯。小安子也不客气，上前端了茶杯，揭起茶盖，一咕噜喝了个见底，这才用袖口捋了一下嘴，接着说道：“皇上即刻摆驾斜芳殿，问了管事太监，见到了木莲，当即便下了口谕，晋了莲常在的位，赐了小公主的名，并赐居在主子宫里。”

“你……”我一听，愣在当场，半晌，才颤声道，“你是说，皇上派人四处打探我的行踪？”

“主子，”小安子面容沉重地看着我，沉声道，“皇上真的是对主子极上心的。昨几个主子没说，皇上也注意到主子的心思了。注重如斯，只怕连荣宠时的丽贵妃也望尘莫及了。”

我心中一暖，用力地点点头：“你说的这些，我又何尝不知？只是君恩浅薄，圣宠说没便就没了。丽贵妃芳名传遍后宫，宠冠六宫，最终也不过黯然收场。小安子，这后宫的宠辱圣恩，你应该比我还看得明白些。三年一选秀，后宫最不缺的，就是女人，三年又三年，我到时又拿什么去跟别人争宠？不过成为别人闲余饭后的话柄罢了。”

“主子，奴才明白你的心思，主子内敛沉着，非一般人可比，主子的心愿一定可以达成的。”小安子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语气肯定道。

“只怕宁寿宫那位……”我不禁黯然伤神起来。

“主子，水滴石穿，你一定要忍耐才是，况且如今她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了，主子几年都熬过去了，又何妨再熬几年？”

“呵呵，你说得对。”我自嘲地一笑，“这后宫的日子，日复一日也就这般过了，多几年少几年也是没多大分别的。”

午歇刚起身，皇上进来了，神情爽朗地细细含笑看着我，也不说话。我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笑道：“皇上，今几个这是怎么啦？”

“没，没什么。”皇上上前搂了我，哈哈笑道，“朕只是想看看，朕的言言今几个心情是否美丽？”

我蓦地想起昨几个之事，羞红了脸，躲进他怀里，柔声道：“臣妾代莲常在谢皇上恩典。”

“只要你高兴，朕就放心了。”皇上扶了我踱步至贵妃榻上，“言言，你有心事，可得告诉朕，朕一见你皱眉，心都揪紧了。”

“皇上！”我心里一紧，红了眼圈儿，“对不起，肃郎。臣妾散步路过便进去看了看莲常在，见她挺可怜的，臣妾这才……臣妾好怕皇上有一天也像忘了莲常在般忘了臣妾！”

我嘟哝着将头埋进他怀中，皇上心中一软，柔声道：“别瞎想，言言，朕这一生，定不会负你！”

我默默地点点头，蓦地一震，“呀”地惊呼出声。皇上一见，急道：“言言，你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了？”

“皇上，臣妾没事。”我笑着拉了满脸疑惑的皇上的手，轻轻放在肚子上，柔声道：“是他在踢臣妾呢。”

皇上轻轻抚着我的肚子，静静感觉了一下，欣喜道：“言言，他又动了！”随即又指了指我的肚子，笑骂道：“混小子，还没出来便不让你母妃安生，等以后出来了，看父皇不打你小屁股！”

我一听，咯咯笑了起来，半晌才止住笑：“皇上，哪有你这样威胁人的，孩子都还没出世呢！”

“谁叫他这么折腾你呢？看你这么辛苦。”皇上揽了我，柔声道。

“对了，皇上今儿个怎么这时候得空来看臣妾了？”往常这时他不是在军机处和大臣们商量政事，就是在御书房批阅奏章。

“朕不放心你，所以就先过来看看，等会子再过去。”皇上握住我的手，放在脸颊上，轻声道。

我笑着抽出手来，笑着推了他出去：“皇上，快去吧，臣妾没事，政事要紧。”

皇上细细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起身道：“言言，你没事朕就放心了，朕晚些时候再来看你。”说罢大步朝门外走去。

南宫阳按例前来给我请脉，自从华御医告老还乡后，南宫阳顺理成章地成了太医院的院首，对我也越发地忠心。

南宫阳细细替我请完脉，恭敬禀道：“娘娘脉象平稳，只需好生调养，定能产下健康的皇子。”

“皇子么？”我淡然一笑，“这宫中嫔妃们皆祈盼能产下皇子，母凭子贵。可本宫倒真心希望能产下小公主来。”

南宫阳一听，神色黯了下来，叹了口气道：“娘娘，你始终没有放下。”

“叫本宫如何放得下？”我伸出颤抖的纤纤玉手，颤抖的声音中包含悲痛，“本宫的手心还残留着浔阳的气息，日夜都能感到浔阳脸颊的饱满细腻，本宫……”

“娘娘！”南宫阳沉痛地呼住了我，“娘娘，你醒醒吧。浔阳公主已经去了，永远回不来了。”

“不，不，不是的。”我颤巍巍地扶住小腹，坚定道，“我的浔阳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的。”

“娘娘，浔阳再也不会回来了，你绝望吧，绝望吧！”南宫阳竟像沉寂了许久般蓦然爆发出来，泪流满面，嘶声痛哭道，“您一直抱着这样的希望，就不会完全绝望，没有完全绝望就会永远活在过去留着的希望中，而这种希望完全就是自己骗自己的错觉！娘娘，您绝望吧，只有完全绝望了才能重新开始！”

“你胡说！”我喘着粗气，霍地伸手指着他，“你……”

南宫阳蓦地跪步上前扯住我的裙摆，磕头道：“娘娘，您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吧！如今，还有更凶险的事近在眼前，娘娘，您要全力应付才是啊！”

我僵在当场，半晌，才呢喃道：“发生什么事了？讲！”

“娘娘，您……”南宫阳蓦地住了声，抬头见我严肃的神情，这才吸了口气，沉声道：“娘娘，微臣最近几日来为太后请脉，发现太后的脉象有些奇怪。”

“哦？”我顿时转过头来紧紧地盯着他，“怎么个奇怪法？”

“往常微臣为太后诊脉，太后的脉象平缓，是为身子虚弱之故，可最近几日，微臣为太后诊脉，却发现太后的脉象平缓中偶有缓沉，可不用心在意又很难发现。”

“这是何意？”我听不懂那些太医们的说辞，只追问道。

“嗯……”南宫阳顿了一下，才小声回道，“娘娘，如果微臣所料不差，定是有人在太后的汤药或者饮食之中动了手脚。”

“下毒？！”我大吃一惊，失声道，随即又伸手捂住了嘴，半晌，才消化了这惊天霹雳，“可有别人知晓此事？”

“回娘娘，这脉象寻常之人很难诊出，微臣也是偶然的发现才发现了这当中的不同。微臣也没有十成把握，兹事体大，除了娘娘外，再没其他人知了。”

“是谁这么大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此事？”我蹙紧了眉头，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半晌才道：“南御医，此事暂且不可声张，太后那边要劳你费心，密切注意了。”

“是，娘娘，微臣明白。”南宫阳朝我拱了拱手，退了两步，又不放心地说道，“娘娘，您千万小心防备！”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示意小安子送了南宫阳出去。

自南宫阳一走，我越加心烦意乱起来，独自闷在屋里。不知过了多久，彩衣掀了帘子进来禀道：“主子，莲常在带着海雅公主过来了。”





“哦？快让她们进来。”

珠帘响动，木莲抱了海雅进来，待要上前行礼，我笑道：“成了，这儿又没外人，就不用行礼了，快把海雅抱过来给我瞧瞧！”

木莲终是坚持着朝我福了一福，这才轻声移步上前。我拉了木莲同坐炕上，含笑看着她怀中的海雅。

两个多月的海雅也不认生，一双墨黑发亮的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我，我心里一喜，伸手将她接过来抱在怀里：“好俊的孩子！”说着，伸手轻触她的脸庞逗弄着她，她却嘴一扯，露出个笑脸来。

我一看，也跟着笑了，抬头问道：“妹妹住在姐姐这儿还习惯么？若是缺了什么东西尽管吩咐奴才们去领。”

“谢娘娘关心，嫔妾很好，秋霜姑姑照顾得很周到，嫔妾不缺什么。”木莲柔声回道。

“习惯就好。”我笑道，“没事时常过来陪姐姐说说话，海雅长得真是乖巧可爱，时常带过来给姐姐瞧瞧。”

“姐姐若不嫌弃，嫔妾便要时常叨扰姐姐了。”

我细细地看着木莲，真真是个柔情似水的人儿，男人能有几个逃得出这样的温柔乡？

“哪里话，得闲了就过来陪姐姐说说话，解解闷。”我蓦然想起她的身子来，“对了，你可有传太医过来诊脉？身子骨好些了么？”

“劳烦娘娘挂心了，杨太医时常过来请脉，说是，说是嫔妾产后失调，调养调养便行了，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多谢娘娘关心！”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看海雅穿得挺素净的，眉头一蹙，高声唤道：“小碌子！”

“奴才在！”小碌子一听我唤他，忙掀了帘子进来，恭敬道：“主子，您有什么吩咐？”

“你去问问内务府是怎么办事的？”我口气不善地说道，“即便莲常在位分低了些，可也是正儿八经的主子，海雅公主也是皇上亲赐，怎么穿得这般素净？改明儿皇上瞧见了问起来，是本宫的不是，还是谁的不是？还不快去叫她们即刻缝制些送过来补上！”

“是，主子！奴才这就去办。”小碌子得了令，一溜烟跑了出去。

“娘娘，不，不用了。”木莲见我有些不高兴了，忙赔笑道：“已经够了，娘娘，已经很好了，不用再缝制了。”

我看着柔弱的她，重重透了口气，拉了她的手道：“妹妹，你这般善良是不行的，你越是忍让那些个奴才就越是不得了，改明儿还不爬到你头上了？你如今不同往日了，是正儿八经的主子了，就得给奴才们立了规矩！”

木莲一听，又红了眼圈儿，连连道：“是，娘娘，嫔妾知道了，谢谢娘娘！”

“主子，”门口传来小安子的通传声，“皇上朝月华宫来了，这会子已过了玉带桥了。”

木莲一听，身侧的手不自觉地紧抓了一下衫裙，随即放了开去，起身道：“娘娘，嫔妾先回避了。”

“别。”我一把拉她坐回炕上，“皇上这会子过来，想来还没有用晚膳，妹妹就留下来一起用晚膳吧。”

“这……”木莲迟疑地看着目光真诚的我，顿了一下，红了脸颊，小心翼翼道，“娘娘，嫔妾真的……可以留下么？”

“是，当然可以。”我含笑望着她，柔声说道。

“可是……”木莲看看自己的衣衫，不由得局促起来，“嫔妾这副样子……嫔妾还是先行回避吧。”

我细细打量了她一下，只见她上身穿了件有些旧了的粉色小衫，下身穿了条月白长裙，梳了个简单的参云髻，髻上只插了支玉簪，再无别的饰品了。

我拧了拧眉头，如此接驾是有点不妥，我转头吩咐道：“彩衣，快去唤两个人进来，给莲常在梳洗更衣！”

“是，主子！”彩衣迟疑地看了我一眼，也不敢多说，忙应着上前迎了莲常在：“莲常在，您这边请！”

“娘娘……”木莲犹豫地看着我。

“快去吧，快去。皇上这会子只怕已快到宫门口了。”我催促道，木莲这才随彩衣入了里间。

不一会子，彩衣出来了，我望了一下却未见莲常在出来，拿询问的眼光看了看彩衣。彩衣转头笑道：“莲常在，您快出来吧，主子等不及了。”

木莲这才低着头，小步移了出来，我一看，眼前一亮。只见她上身着了桃红薄纱短衫，下身一袭月白褶皱大散裙，梳了个简单的飞凤流云髻，髻上一排精致的翡翠簪。白皙的肌肤比之前有了些许红晕，小巧的脸蛋，秀气精致的五官，最让人移不开眼的是她全身散发出来的那份温婉气质。

我满意地点点头，门外响起小玄子的尖声通传：“皇上驾到！”

我忙拉了木莲跪在门口接驾，小玄子打起珠帘，皇上信步走了进来，我和木莲忙跪拜道：“臣妾恭迎圣驾！”

皇上上前扶了我：“朕说过多少次了，爱妃身子重，这些个礼仪就暂免了。”说着转头一望旁边跪着的人儿，愣了一下，随即道，“起来吧。”

皇上径自扶了我入座，莲常在谢了恩，上前立在一旁。我笑道：“妹妹不必拘礼，快

坐吧。”

“谢娘娘！”莲常在朝我福了一福，巧步移至旁边的楠木椅上坐了。

皇上拿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我，我笑道：“皇上，这是前些日子刚搬来的樱霞殿的莲常在。”

“哦？”皇上应了一声，抬头望去，木莲忙低了头起身上前拜道：“臣妾拜见皇上！”

皇上眉头轻拧，没有说话，莲常在半晌不见回应，悄悄抬了头，却正对上皇上探究的双眼，霎时红了脸颊，低下头去。

我瞧见皇上愣了一下，眼中多了一道异彩，心下有些明了，笑道：“妹妹快起来吧，如今没有外人在，不必如此拘礼。”

“是啊，莲常在，快起来吧。”皇上也笑着说道，若有所思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她。木莲谢了恩，这才歪了半个屁股在椅子上。

“彩衣，快把海雅抱上来。”我挥手示意着彩衣上前来，小心翼翼地在她手中接过海雅，转头朝皇上笑道：“皇上，您看，海雅小公主长得多可爱啊……”

皇上笑着看了看海雅，又看着我满脸欣喜的表情，没有说话，眼中却多了一丝心疼。

“启禀娘娘，晚膳布置好了。”小安子进来恭敬禀道。

我忙起身扶了皇上，同木莲一起去用了膳。一晚上皇上的眼光都追随着木莲，用过膳我便找了借口将皇上推了回去。

到夜里子初时分，小安子进来禀道，皇上在御书房批完奏折，翻了莲常在的牌子。我含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吩咐彩衣伺候我歇息。

一连几日，皇上都翻了木莲的牌子，并将她晋为莲贵人，一时间后宫风云陡变，月华宫也热闹非凡，众人表面姐姐妹妹的，暗地里银牙咬碎，直骂木莲狐狸精，我只作听而未闻。

木莲晋了位，又受了许多赏赐，竟有些局促不安，常忐忑不安地跑来跟我闲话，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整个人也精神了不少。

这日午歇刚起身，用着彩衣为我备下的冰镇绿豆沙，小安子急匆匆地进来了，一见我正小口用着绿豆沙，忍不住皱了皱眉头，轻声劝道：“主子，你如今身子重，就少用些冰冷之物吧。”

我笑着瞋了他一眼：“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可比彩衣啰唆多了。这大暑的天儿，快烦躁死人了，不吃这些冰冷的食物心里闷得慌。”

“呵呵……”小安子笑道，“主子是因着这酷暑的天儿不能外出，闲在殿里闷得慌吧？主子，这酷暑的天儿可有人不怕热在外面呢！”

我见小安子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忙追问道：“是谁？为了什么事竟连这种天气也不